

散文

# 曹操拴马槐

■张向前

看来，似乎只有这棵槐树，见证了那一段阵仗相峙兵刃相见的历史。

顺着村子这条马路向北溜达，你见不着曹军袁军，见不着城墙壁垒，见不着金戈铁马，见不着官渡古桥，见不着潺潺清流……就在你觉得失望透顶的时候，历史就像甩了一个包袱在这儿，给你一个念想——一棵奇怪的槐树：一截枯干拔地而起，中空，龟裂，呈灰褐色；三两残枝横向斜出，如手张开，作问天究理状。一茎槐树苗从枯干根部冲天而起，约拇指粗，有三四米高，青绿色，生机盎然生命强劲。新与陈、老与小结合得如此完美，让人讶异。旁有立石，书刻“曹操拴马槐”，深邃的气息扑面而来。历史，有时不一定是竹简册页上发黄的文字，也可能是一个物件，或者是一株有生命的植物，沧桑而又鲜活地站在你的面前，吞吐天地万物于一瞬，宠辱不惊地看着你，与你对视，交流，尽管中间已经横亘着1800多年的世事云烟，它却欲语还休。凝练的岁月，涂抹在这棵经年不朽的槐树上，聚散无常。它当然不会再用来拴马了，它却无意间拴住了那段岁月。

曹操的马当然不是一般货色，一匹谓“绝影”，一匹叫“爪黄飞电”，都是当世良驹名马。曹操拴马，拴的是哪匹呢？是大宛良马“绝影”？不是。在曹操征讨张绣时，“绝影”身中三箭，仍能驮着阿瞒绝命奔跑。救了主人，“绝影”却被流矢射中眼睛呜呼了。应该是“爪黄飞电”！

这匹马在“曹阿瞒许田打围”一节中出现过：曹操骑爪黄飞电马，与天子猎于许田……忽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帝连射三箭不中，顾谓操曰：“卿射之。”曹操也不客气，顺势向汉献帝借用天子用的宝雕弓、金箭。只见他张弓搭

箭，抡圆胳膊，扣满一射。嗖的一声，箭带风劲驰，正中鹿背，鹿应声倒于草中。群臣将校见了金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汉献帝呼号“万岁”、“万岁”。不料，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曹操和他的“爪黄飞电”在天子及群臣面前大出风头。

艰难相持了一年多的官渡之战，最终赢得战争胜利的是多谋善断的曹操。这匹马，或许就似当年的汉献帝刘协；或者说，汉献帝何尝不是另一匹“爪黄飞电”。曹操呢，他或许就是这棵槐树，国槐。

没有了“爪黄飞电”，没有了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没有了诸侯割据混战……这棵古槐树，一如既往站在这片曾经大战的土地上，矜持而孤独，孤高而坚韧。1800多年的光阴弹指一挥，浓缩在残缺不全的枯枝上，隐匿在龟裂老朽的树干褶皱里，与黄河齐歌，与时光同流，与天地共存。

天灰蒙蒙的，毫无征兆地下起了雨，干渴的大地欢欣鼓舞。雨中的人，就像一幅山水画中的点缀，自然而然不经意。



## 习惯行走(外二首)

■崔国宴

我似乎习惯了行走  
有时在清新的早晨  
有时是在暮色降临  
路旁香樟树的叶片上  
留下我浅淡的影子  
一个人的漫步  
可以认真阅读自己的内心  
无论草木葱茏  
无论云淡风轻  
有时 行走是另一种停下  
时间和路程  
会慢慢给生命以成长  
让它丰富 深邃和阳光

## 欣然接受黄昏

下了几天的雨  
灌醉了每一寸寂寥饥渴的土地  
天晴了  
清新的空气  
摇曳在整个初夏里  
风不动的午后  
我迈开脚步  
行走在乡间的小路

阳光里  
树叶们沉沉睡去  
只有两片树叶在窃窃私语  
一片树叶说——  
我爱你 如同  
爱我生命中的每一个晨曦  
另一片树叶说——  
请欣然接受每一个黄昏吧  
因为没有一种人生  
滴水不漏

## 路过

夕阳西下  
走在熟悉的街道  
孤单的身影被夕阳越拉越远  
行走在夜幕中  
任那清风吹拂脸庞  
路过树荫  
路过花丛  
也路过那些遗忘的身影  
只是向着前方的路缓步而行  
独自一人在路上沉思  
所见的不过灯火阑珊镜花水月  
空留一声叹息  
摇曳在无尽的夜色中  
但不能在黑暗中忧伤  
因为还有白天的阳光  
和春暖花开的烂漫  
毕竟生活追寻的不是黑暗  
而是光明  
不是忧伤  
而是快乐  
岁月静好时光不变  
向着千里的云淡风轻  
感受着万丈光芒  
勇往直前

小小说

# 老师来了

■戚富岗

三十多年前的乡村小学很是简陋，教室的房子是有时会漏雨的茅草屋，课桌是用泥巴掺了秸秆堆砌起来的土台子。学生也不像学生，就像一群没有老母鸡带领的小鸡，一天里有很多时间跑得七零八落。民办老师的工资非常低，所以老师们得一边种地一边教书，有的还去集市上做点小生意。

那时候的学生虽然野，但是对老师却是特别尊重。早饭或午饭后，学生们正在校园里或者附近的路上疯跑呢，大老远看见老师夹着书去教室了，立马撒开双腿往教室里飞奔。正在教室里“叨鸡”、“挤油”的，也会瞬间停下来，迅速将屁股安顿在小板凳上，把身体竖得像铅笔一样直。

当时，班里成绩最好的是牛小杰，成绩最差也最调皮的是刘大有。至今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教数学的徐老师，他就像一头牛，辛勤、默默无闻、任劳任怨。他批改作业特别细心，就像农民侍弄庄稼地一样犁一遍耙一遍，不肯放过每一个土块。

那天徐老师左胳膊夹着厚厚一沓书，右手拿着木质三角板，和往常一样迈着幅度不大但很紧促的脚步走进了教室。正嘻嘻哈哈的同学们迅速回到座位上。刘大有正站在泥巴台子上，想一下子“收回原型”就没那么容易了，慌里慌张往下跳，却咕咚一声摔在了地上。教室里顿时一阵大笑。

放学后，刘大有发现徐老师就跟在自己身后。刘大有直行，徐老师也直行，刘大有拐弯，徐老师也拐弯。就这样徐老师一直跟到刘大有家见着了刘大有正在烧火做饭的母亲。刘大有不敢走到跟前，远远地见徐老师跟母亲说些什

么，又看见徐老师冲自己招手，赶紧装作没看见，像一匹小马驹一般撒着欢儿往院子外面跑去。

此后，刘大有的调皮大概是定格在了徐老师的脑海里。每次在黑板上板书时，只要一听到下面有声响，会很自然地说一句：“刘大有，你又在干嘛哩？”然后回过头去，见刘大有张着大嘴眯着眼睛憨憨地笑。看他这样子，徐老师也禁不住满脸笑意，班里的同学也都跟着笑。

牛小杰和刘大有自然不一样，当刘大有琢磨着怎么在前面女生的辫子上偷偷粘小纸条的时候，牛小杰正琢磨着一道数学题的另一种解法；当刘大有寻思着如何在泥巴台子上或者墙壁上刻点什么时，牛小杰正寻思着怎么用一个词语造一个优美的句子；当刘大有被老师点名批评的时候，牛小杰正被老师呵护着。

就这样，被呵护的一直被呵护着，被批评的一直被批评着。几年后他们中有人上了大学，有人离开了学校走上了社会，徐老师在讲台上一天一天白了头发。又几年，他们中有人当上了领导，出息了，有人做着生意也把生活过得很快乐。徐老师也到了退休的年纪。

退了休的徐老师想到自己这大半辈子也没去过半径超过五百公里的边界，就决定出去看看，考虑来考虑去决定去看看牛小杰。

原来学校外面的世界是这样一番景象！带着感叹，徐老师来到牛小杰的单位门口。捎话进去，又传话出来：“牛主任正在开会，等会儿见你。”徐老师静静地等。大概改完一摞作业的工夫，里面又传话出来：“牛主任着急出差，这次

可能没时间见你了。有事你打电话可以吗？”

徐老师哭笑不得，心想，我就是想看学生一眼，这种事怎么打电话！

他正要扭身离开，一辆气派的小轿车嘎吱一声在身边停下，车上下来一个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徐老师还没缓过神儿呢，对方已握住他的手。

“刘大有！”徐老师一下子喊出声来。

“徐老师，你来找牛小杰吗？”

“可是他正要出差。”

“今儿他哪也不能去。您来了，晚上我们要陪您喝酒，必须的！”说完，刘大有张着大嘴哈哈地笑，还和小时候一个德行。

这一晚，刘大有喝多了，坚持要和徐老师一起住在宾馆聊聊天。

刘大有首先讲到牛小杰。讲到他人很聪明，很会做人也很会做事，所以一个台阶接一个台阶上升得很快。也讲到一些小时候的事，“牛小杰跟我说过，他有个习惯，嫌教室里太闹哄，喜欢坐到屋檐下读书，可是你偏不让他出去，还批评过他”。

徐老师说：“强光下读书真的对眼睛很不好。其实我批评你是最多的呀！”

刘大有说：“你批评我是为我好！我做错了你就给我讲道理，那些话我虽然当时听不进去，但是我知道你说的都是‘正道理’。那次我从泥巴台子上摔下来，你送的止疼药很好用，我娘念叨了很多年。”

徐老师想说点啥哩，又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一下子想不起来该说点啥好。